

三吋的高跟鞋使我腳趾有充血的感覺，站立在扶手電梯亦感到重心不穩，唯有緊握把手。

正當全部心思仍集中在那陌生的三吋高度，一把嘹亮的聲音轉移了我的注意力。

「看我買的鞋，把你由四呎十一吋拉到五呎二吋，看上去也瘦了，還說不要！你媽我做任何事都為你好。我就不想你走我的舊路，落得今天的下場，嫁了日子比未嫁時還要苦……。」我媽別的技能都不會，只會這一招——嘴巴開了就沒有合上的時候。

「媽，這是酒店，細聲點。」

她瞅了我一眼，終於收回已講過千百次的台詞。

我們約見的地點是酒店二樓西餐廳，經過扶手電梯還要走一段路。平日的我健步如飛輕鬆得很，但今天卻是一步一艱辛，十分吃力。除了因為腳下三吋，還為了初次見面的他。

照片是看過的，還不是普通的黑實男人。但終歸是兩個完全陌生的人，能有感情嗎？他的為人並不清楚，難道從美國回來，有間爛餐館就叫好人嗎？嫁到那邊，舉目無親，萬一被他虐待死了，怎麼辦？萬一他有口臭，能接吻嗎？看他照片頭油油的，難道要我跟滿身油煙的『中坑』同床？……無數疑問如洪水泛濫般湧上心頭。

回頭看看，穿著花園街平底婆仔鞋的媽媽還在我身後，施施然慢步迎來，彷彿飯後散步。

「媽，遲到了，能走快一點嗎？」

她詭異地對我一笑，仍保持她的慢速前進，並示意我停下來。

「女呀！頭次見面，讓他等幾分鐘才顯得我們高貴。你不明白男人心理了。早去了，好像我們好心急要嫁他。遲五分鐘，就剛剛好。」她一臉胸有成竹的樣子，頓時成為男人心理專家。

「能信你嗎？爸爸對你不聞不問，今天真的能信你嗎？」差點便衝口而出。

「這是李嘉怡，叫她小怡就可以了，親切嘛。這是黃先生，叫他Ben吧，你們年輕人喜歡叫英文名。」表姑媽熱情介紹。

我倆都對望微笑，但腳趾充血的感覺陣陣傳來，這一笑想必再難看不過。



「小怡，要點些什麼？」他微笑望向我。

「細看他也沒有想像的壞，頭髮乾淨，牙也不黃，不像有臭味，衣著雖不是名牌，但令人看上去舒服。總括來說，沒有照片中那麼『薯仔』。」我打量了他一眼。終於脫下那麼人的鞋，腳趾們得以自由了，心中鬆了口氣。

「橙汁，謝謝。」我笑得親切。

「伯母要什麼？」

「一樣，橙汁就可以。」

「Ben，你有什麼嗜好？」我決定採取主動。

「我——我平時喜歡燒燒豬。」他傻笑回答。

經他這一答，大家都樂了，場面也熱鬧起來。

「他這個人老實，做事也勤勞。」表姑媽止住了笑為他解困。

「老實好，靠得住。」媽媽帶笑附和。

按照和媽媽在家中的約定，坐下十五分鐘後便一起上廁所。大家說說工作和家中情況，我便陪媽去洗手間。

「女，怎樣？我的印象不錯。」媽一邊整理她的卷髮，一邊微笑地望向我。

「還好，就是男人一個。」我故作冷靜。

「你呀，心頭高。要不是怎會坐在這裏相親。你把眼角稍稍拉低，你媽可以了一件心事了。」她一邊說一邊走進廁格。

我照照鏡，昨晚徹夜難眠，有兩個粉底也不能掩飾的眼袋。看來昨晚的擔心是多餘的。

放下了心頭大石。

教師回饋：情節寫實迫真，對話生動活潑自然流暢，善於刻劃患得患失思潮起伏的心理。本文是《渠成四集》所收〈夫復何求〉的續篇，深入描寫單身女性的疑慮與希冀。（曾達輝老師）

賞析與思考：鄭秀文《理想對象》：「一張張漂亮婚紗相／連眉目都似在發亮／改天我與你來一張／該很理想」。女性等待半生，不正是為了準備這最美麗的一天？